

围棋是什么？

围棋是竞技 是游戏 是艺术 是风情万种的  
“木野狐”是黑白之道 是天上的云 地上的泥，  
是白纸黑字，一部承载往事的书籍，是生命的感  
悟 或者说 就是一种人生。

天圆地方，人居其间。说不尽的围棋，说不  
尽的人生。



# 第一辑

## 弈 旨

西汉·班固

### [题解]

班固(32—92)，东汉著名史学家。字孟坚，扶风安陵（今陕西咸阳）人。明帝时任兰台令史、典校秘书。著名史学家撰有《汉书》。

《弈旨》是我国现存最早的一篇系统阐述围棋理论的文章。班固将围棋与天文、阴阳、王政、仁德联系在一起，突出围棋作为游戏之外的意义，首开了儒家从正面的角度论棋的先河。

大冠言博既终，或进而问之曰：“孔子称有博弈，今博行于世，而弈独绝。博义既弘，弈义不述，问之论家，师不能说，其声可闻乎？”曰：“学不广博，无以应客。北方之人，谓棋为弈。弘而说之，举其大略，厥义深矣。”

“局必方正，象地则也。道必正直，神明德也。棋有白黑，阴阳分也。骈罗列布，效天文也。四象既陈，行之在人，盖王政也。成败臧否，为仁由己，危之正也。”

“夫博悬于投，不专在行。优者有不遇，劣者有饶，拿相凌，气势力争，虽有雄雌，未足以为平也。”

“至于弈则不然，高下相推，人有等级。若孔氏之门，回赐相服。循名责实，谋以计策，若唐虞之朝，考功黜陟。器用有常，施設无祈，因敌为资，应时屈伸，续之不复，变化日新。或虚设预置，以自护卫，盖象庖牺网罟之制，防周起，障塞满决，有似夏后治水之势。一孔有阙，坏颓不振，有似瓠子汎滥之败。一棋破窒，亡地复还，曹子之威。作伏设诈，突围横行，田单之奇。要厄相劫，割地取偿，苏张之姿。固本自广，敌人恐惧，三分有二，释而不诛，周文之德，智者之虑也。既有过失，能量弱强，逡巡儒行，保角依旁，却自补续，虽败不亡，繆公之智，中庸之方也。

“上有天地之象，次有帝王之治，中有五霸之权，下有战国之事，览其得失，古今略备。

“及其晏也，至于发奋忘食，乐以忘忧，推而高之，仲尼概也。乐而不淫，哀而不伤，质之诗书，《关雎》类也。纒专知柔，阴阳代至，施之养性，彭祖气也。外若无为，默而识净泊，自守以道意，隐居放言，远咎悔行，象虞仲，信可喜。”

感乎大冠论未备，故因问者喻其事。

——选自唐·欧阳询等《艺文类聚》卷七十四

## 机 论

东汉·黄宪

[题解]

黄宪 字叔度 东汉 慎阳人。年四十八卒，天下号曰征

君。

《机论》全篇以“机”阐发弈道，所谓“弈以机胜”并推及一切社会活动，“天地万物皆机也”。“机”可理解为“理”、“自然”、“时机”、“机变”、“规律”等。

韩王见征君，征君方耕而归，望韩王之轩，弃锄而隐之。韩王返国，他日又见，亲以币将于庭，征君乃就，载以归，谋辅王室之策，征君是以不能辞于诸侯。

韩人有善弈者，以弈说征君曰：“子知弈之道乎？”征君曰：“不知也。”弈者曰：“吾与子弈之可乎？”

曰：“夫弈以机胜，以不机败，吾不能机，何弈之为。”曰：“子恶机而不弈，不知子之机过于弈乎！”曰：“何为其然也？”曰：“弈之机，虚实是已婚，实而张之以虚，故能完其势；虚而击之以实，故能制其形。是机也，圆而神，诡而变，故善弈者能出其机而不散，能藏其机而不贪，先机而后战，是以势完而难制，虽然，此特弈之道耳。若机之流于众妙也，肆而渊乎，羲皇得之而画其卦，神农得之而艺其耜，轩辕得之而奠其兵，勋华得之而禅其器，夏禹得之而驱其泽，殷汤得之而陈其纲，周武得之而奋其钺，仓颉得之而泄其文，女娲得之而炼其石，许由得之而洗其耳，仪狄得之而制其酒，造父得之而神其御，后羿得之而精其射，伊尹得之而负其鼎，公输得之而云其梯，宁戚得之而扣其角，伯牙得之而鼓其琴，老耽得之而守其谷，孔子得之而击其磬。昔有抱瓮者，恶桔槔之机而不用，然乌知抱瓮之为机乎？由此观之，天地万物皆机也，机其运于应物之所，动于无形之源乎？今子之出也，将以仁义为机，而运诸侯于掌上，镛兆民于轨物，经之纶之，弛之张之，吹之嘘之，若噫气之雄风，而解駭乎万窍，其机也如是！弈何有哉？夫圣人以仁义为机，贤者以礼信为机，谋士以术数为机，

辩士以纵横为机，此机者，皆利于诸侯而显名者也。吾子其握圣人之机，以游说诸侯，则汉室可举矣。当今之时，得机者显，得圣贤之机者贵不可限，子翕而不张，亦何取于机也？盍奋而张之，噫！仁义之气，而解众庶之郁哉？”征君曰：“吾将机乎。”

——选自清·蒋庭锡等《古今图书集成》

## 博弈论

三国·韦曜

### 【题解】

韦曜，字弘嗣，本名昭，晋人，因避讳改为曜。吴郡云阳人。少好学，能属文，曾任尚书令，迁太子中庶子。

三国时的吴国，棋风颇盛。吴太子孙和感于博弈无益，命曜论之。《博弈论》可说是古今最完备的一篇贬抑围棋的文章。玩物多丧志，体现了儒家的功利主义思想。

盖闻君子耻当年而功不立，疾没世而名不称。故曰：“学如不及，犹恐失之。”是以古之志士，悼年齿之流迈，而惧名称之不立也。勉精励操，晨兴夜寐，不遑宁息。经之以岁月，累之以日力。若宁越之勤，董生之笃，渐渍德义之渊，栖迟道艺之域。且以西伯之圣，姬公之才，犹有日昃待旦之劳，故能隆兴周道，垂名亿载，况在臣庶，而可以已乎！历观古今功名之士，皆有积累殊异之迹，劳身苦体，契阔勤思，平居不堕其业，穷困不易其素。是

以下式立志于耕牧，而黄霸受道于图圉，终有荣显之福，以成不朽之名。故山甫勤于夙夜，而吴汉不离公门，岂有游惰哉！

今世之人，多不务经术。好玩博弈，废事弃业，忘寝与食，穷日尽明，继以脂烛。当其临局交争，雌雄未决，专精锐意，心劳体倦，人事旷而不修，宾旅阙而不接，虽有大牢之饌，韶夏之乐，不暇存也。至或赌及衣物，徙棋易行，廉耻之意弛，而忿戾之色发。然其所志不过方罫之间。胜敌无封爵之赏，获地无兼土之实，技非六艺，用非经国，立身者不阶其术，征选者不由其道。求之于战阵，则非孙吴之伦也；考之于道艺，则非孙氏之门也。以变诈为务，则非忠信之事也；以劫杀之名，则非仁者之意也。而空妨日废业，终无补益，是何异设木而击之，置石而投之哉！且君子之居室也，勤身以致养；其在朝也，竭命以纳忠，临事且犹盱食，而何博弈之足耽？夫然，故孝友之行立，贞纯之名彰也。

方今大吴受命，海内未平，圣朝乾乾，务在得人。勇略之士，则受熊虎之任；儒雅之徒，则处龙凤之署。

百行兼苞，文武并鹜，博选良才，旌简髦俊，设程试之科，垂金爵之赏，诚千载之嘉会，百世之良遇也。当世之士，宜勉思至道，爱功惜力，以佐明时，使名书史籍，勋在盟府，乃君子之上务，当今之先急也。

夫一木之枰，孰与方国之封？枯棋三百，孰与万人之将？衮龙之服，金石之乐，足以兼棋局而贸博弈矣。假令世士移博弈之力，用之于诗书，是有颜闵之志也；用之于智计，是有良平之思也；用之于资货，是有猗顿之富也；用之于射御，是有将帅之备也。如此则功名立而鄙贱远矣。

——选自陈寿《三国志·吴书·韦曜传》

# 棋品序

南朝·梁·沈约

## [题解]

沈约(441—513)，字休文，南朝宋武康人。仕宋、齐、梁，官至尚书令。博通群籍，善属文。

魏晋至南朝时，在品第人物的风气下，各艺术领域都出现了以“品”命名的著作，所谓“撰录名氏，随品详书”。围棋亦建立了较完备的品棋制度。本文是奉皇帝之命为棋品著作作的序，也是我国棋书最早的一篇序文。与班固的《弈旨》、应璩的《弈势》一起被列为围棋“三论”。

弈之时义，大矣哉！体希微之趣，含奇正之情。静则合道，动必合变。若夫入神造极之灵，经武纬文之德，故可与和乐等妙，上艺齐工；支公以为手谈，王生谓之坐隐。是以汉魏名贤，高品间出。晋宋盛士，逸思争流。虽复理生于数，研求之所不能涉；义出乎几，爻象未之或尽。圣上听朝之余，因日之暇，迴景纾情，降临小道，以为凝神之性难艰，入玄之致不穷。今撰录名氏，随品详书，俾粹理深情，永垂芳于来叶。

——选自欧阳询等《艺文类聚》

## 原 弈

唐·皮日休

### [题解]

皮日休（约 834—883），文学家，字逸少，后改袭美，襄阳人。咸通进士。性傲诞，工为文，与陆龟蒙为友，时称“皮陆”。有《皮子文藪》。

作者有系列文章《十原》（《原化》、《原宝》、《原亲》、《原己》、《原弈》、《原用》、《原谤》、《原刑》、《原兵》、《原祭》），《原弈》为其中之一。它从儒家仁、礼的角度论弈，认为围棋乃“害、诈、争、伪”之物，乃战国纵横者流之所造，与尧无关，可为一家之说。

问弈之原于或人，或人曰：“尧教丹朱征，丹朱作为是，信固有其道焉。”

皮子曰：“夫弈之为艺也，彼谋既失，我谋先之，我智既亏，彼智乘之，害也。欲利其内，必先攻外，欲取其远，必先攻近，诈也。胜之势，不城池而金汤焉；负之势，不兵甲而奔北焉。胜不让负，负不让胜，争也。存此免彼，存彼失此，如苏秦之合从，陈轸之游说，伪也。若然者，不害则败，不诈则亡，不争则失，不伪则乱，是弈之必然也。虽弈秋荐出，必用吾言焉。”

尝试论之，夫尧之有仁、义、礼、智、信，性也，如生者必能用手足任耳目者矣。岂区区出纤谋小智，以著其术，用争胜负哉？

尧之世 三苗不服 以尧之仁 苗之慢 尧兵而熠之 犹罗人杀 僂  
鹍 渔人烹鯢 鮪者。然尧不忍加兵而以命舜，舜不忍伐而敷之文  
德 然后有苗格焉。以有苗之慢 尚不加兵 岂能以害诈之心 争  
伪之智，用为战法，教其子以伐国哉！则弈之始作，必起自战国，  
有害诈争伪之道，当纵横者流之作矣。岂曰尧哉！岂曰尧哉！

——选自宋·李等编《文苑英华》

## 《弈棋·序》

宋·宋白

### [题解]

宋白，字太素。建隆间进士，官至吏部尚书。与李等纂修《文苑英华》一千卷。

《弈棋序》从品、势、行、局四个方面 每方面又分上、中、下三个标准，全面系统地阐述了棋理。“观其指归，可以喻大”，也就为围棋这一游戏找到了意义存在的依据。

投壶博弈皆古也，礼经有文，仲尼称焉。弈之事，下无益于学植，上无补于化源，然观其指归，可以喻大也，故圣人存之。

观夫散木一枰，小则小矣，于以见兴亡之基。枯棋三百，微则微矣，于以知成败之数。是故弈人之说有数条焉：曰品，曰势，曰行，曰局。品者，优劣之谓也。势者，强弱之谓也。行者，奇正之谓也。局者，胜负之谓也。品之道，简易而得之者为上，战争而得

之者为中 孤危而得之者为下。势之道 宽裕而陈之者为上 谨固而陈之者为中，悬绝而陈之者为下。行之道，安徐而应之者为上，疾连而应之者为中，躁暴而应之者为下。局之道，舒缓而胜之者为上 变通而胜之者为中 劫杀而胜之者为下。品之义有浅深 定浅深之制由乎从时。势之义有疏密，分疏密之形由乎布子。行之义有利害，审利害之方由乎量敌。局之义有安危，决安危之理由乎得地。时有去来，乘则得之，过则失之。子有向背，远则断之，蹙则穷之。敌有动静，缓则守之，急则攻之。地有废兴，多则破之 少则开之。能从时者无不济 能布子者无不成 能量敌者无不勇 能夺地者无不强。然从时之权戒乎迂 布子之权戒乎欺 量敌之权戒乎忽，得地之权戒乎贪。无谓品高而怠其志，怠则将卑。无谓势大而骄其心，骄即赢。无谓行长而泄其机，泄即将疲。无谓局胜而忘其败 忘即将危。若然 则制术于未行之前 识宜于临事之际 转祸于垂亡之间 知此道者 为善弈乎？

引而伸之 可稽于古。彼简易而得之 宽裕而陈之 安徐而应之 舒缓而胜之 有若尧之禅舜 舜之禅禹乎 彼战争而得之 谨固而陈之 疾连而应之 变通而胜之 有若汤之放桀 武王之伐纣乎 彼孤危而得之 悬绝而陈之 躁暴而应之 劫杀而胜之 有若秦之并六国，项羽之霸楚乎？是故得尧舜之策者为首，得汤武之诀者为心，得秦项之计者为趾焉。抑从时有如设教，布子有如任人 量敌有如驭众 得地有如守国。其设教也在宽猛分 其任人也在善恶明，其驭众也在赏罚中，其守国也在德政均。至于怠志而骄心 泄机而忘败 非止围棋 将规家国焉。故曰：“弈之事，下无益于学植，上无裨于化源 然观其指归 可以喻大者也 故圣人存之。”

——选自宋·吕祖谦《宋文鉴》

## 《玄玄棋经·邵庵老人序》

元·虞集

### [题解]

虞集(1272—1348)，元学者。字伯生，号道元，人称邵庵先生。四川仁寿人。元仁宗时，官至奎章阁侍书学士，与赵世延等编纂《经世大典》。

《玄玄棋经》为元严德甫、晏天章所辑的一部著名棋书。原书有三序：《邵庵老人序》、《晏天章序》、《欧阳玄序》。《邵庵老人序》以“周天画地、制胜保德”喻围棋，颇有为围棋一辩之意。

昔者尧、舜造围棋以教其子，或者疑之，以为丹朱、商均之愚，圣人宜教之以仁义礼智之道，岂为傲闲之具，变诈之术，以益其愚哉？余窃意不然。夫棋之制也，有天地方圆之象，有阴阳动静之理，有星辰分布之序，有风雷变化之机，有春秋生杀之权，有山河表里之势。此道之升降，人事之盛衰，莫不寓是，惟达者为能守之以仁，行之以义，秩之以礼，明之以智，夫乌可以寻常他艺忽之哉！

予在天历间尝仕翰林侍奎章，先皇帝以万之暇，游衍群艺，诏国师以名弈侍御于左右，幸而奇之，顾语臣集：“昔卿家愿尝与宋明帝言弈，非人主之所好，其信耶？”臣谢曰：“自古圣人制器，精义入神，各以致用，非有无尽之习也。孔子以弈为‘为之犹贤’

乎已’。孟子以弈之为数，如不专心致志，则不得。且夫经营措置之方 攻守审决之道 犹国家政令出入之机 军师行伍之法 举而习之，亦居安虑危之戒也。”帝深纳其言，遂命臣集铭其弈之器。集故有“周天画地、制胜保德”之喻。自待罪来，退休江南，老于临川之上，今十有余年矣。名弈之士，苟造余门者，未尝不与之追论往事。

今年秋，客有自庐陵来者，为言故宋丞相元献公之诸孙晏天章与其乡人严德甫，俱以善弈称。对弈之暇，各出其家之所藏，与耳目之所注 心手之所得 新闻异见 奇谋最画 可以安危而决胜者，辄图而识之。分其局势，既纪之以名目之殊，又叙之以法度之要，其为谱诀，注释且备，真棋经之大成。手录以传，命曰《玄玄集》。盖其学之通玄 可以拟诸老子众妙之门 杨雄大易之准。且其为数，出没变化，深不可测。往往皆神仙豪杰玩好巧力之所为 故其妙悟 传之者鲜。惟汉之班固、马融 善赋其事 唐之张说、李泌 善论其理 他非所可及也。近代以来 棋理之说独多，棋经之妙独少。今晏、严二君子乃能会诸家之要，成一代之书，其于古者圣人制作之初意，必有以 深求其故 而非泥于区区智巧之末者。昔象山陆先生之于观弈不云乎？“河图、洛书，正在里许？”尧舜之作 岂徒然哉！或者以为纵横之术者，非知道者也。余故辨而明之。然则动静方圆之妙，因是而悟，精义入神，则又存于观者。是书之传，诂无补乎？

至正七年岁在丁亥秋九月朔邵庵老人虞集序

——选自元·严德甫、晏天章《玄玄棋经》

# 论 棋

明·谢肇淛

## 〔题解〕

谢肇淛，明文学家。字在杭，福建长乐人。万历进士，累迁工部郎中，终广西右布政使。博学能文，著有《五杂俎》多记掌故风物。

《论棋》即出自《五杂俎》为全文之前半部分 后半部分叙述明嘉靖、万历时棋人活动的情况。文章将围棋比之为“木野狐”；“其迷惑人不亚酒色”正可见围棋魅力之大。

古今之戏，流传最久远者，莫如围棋。其迷惑人不亚酒色，木野狐之名不虚矣。以为难，则村童俗士，皆精造其玄妙。以为易，则有聪明才辩之人，累世究之而不能精者。杜夫子谓其有裨圣教 固为太过。而观其开阖操纵 进退取舍 奇正互用 虚实交施 或以予为夺 或因败为功 或求先而反后 或自保而胜人 幻化万端，机会卒变，信兵法之上乘，韬铃之秘轨也。《棋经十三篇》语多名言 意甚玄着要，一言以蔽之曰 着着求先而已矣。

弈秋、杜夫子、王抗、江霏、王积薪、滑能之技 不知云何 邈其遗谱，亦无复传者矣。今所传者尚有王积薪所遇夫妇，及顾师言镇神头二势。妇姑之说，荒诞不足信，或者积薪以此自神其术耳。镇神头以一着解两征，虽入神妙，而起手局促缠累，所谓张置疏远者安在哉？恐亦好事者为之耳。今之势谱，如所谓大小

铁网、卷帘边、金井栏者，凡以百计。要其大意，只求制人，而不制于人而已。

唯其求制人，故须求先。始而布置，既而交战，终而侵绰，稍缓一着，则先手为彼所得，而我受制矣。先在彼者，弃子可也；先在我者，无令人有可弃之子可也。

——选自明·谢肇淛《五杂俎》

## 鲍弈士小传

明·侯一麟

### 〔题解〕

侯一麟，字舜昭，明代乐清（今属浙江）人。著有《龙门集》等。

《鲍弈士小传》极写鲍弈士之不凡棋艺及个性。以庖丁提刀、工榘旋指比鲍君之棋艺已达与物俱化之境。更难能可贵的是，鲍君棋艺虽高而性沉淡，不为胜负所羁绊。文章将他比为战国毛公、薛公一类“能为人谋，能自为者”的旷世贤才，“非弈士也”。这最后一赞语，反过来又说明，“弈士”在那个时代的地位终究不高。

侯子曰：古今论弈数多矣，余独爱班氏《弈旨》，而参以鲍君之弈，盖天性焉。鲍君以此游京洛，名显当世，臣卿大夫之文其游扬至矣，余易以言哉！然予与君同里，闻知君平生，窃有以自

窥而诸论者未备焉。

夫鲍君弈，遇敌绝矣，然尤让子。其让子以少击众，始拙顾益奇。初行，往往为阵不求生道，听敌人环之也。譬则全燕困即墨，赵空壁背水，旁观者共危之。然今之弈者，类多竭外而罢内者也。君用披亢捣虚之策，设开户突围之奇，须臾，亡者存，死者生。庖丁提刀而踌躇，工倕旋指与物化，斯忘适者也。四坐愕然变色，嗟叹曰：“艺盖至此哉！”君算胜什九，不胜什一，亦蚁孔溃堤，忽不容发。然其徒手震强胡，李陵之奇，反旗鸣鼓走仲达，孔明之威孰如？君不胜犹胜也，岂肯从风而靡哉！

君怀沉淡，饮醇啜醪，陶然一醉，有胜负两忘之德。处人不辨泾渭，默而识之。其游嵬巾博服华矣，居家顾俭勤，桔槔灌园，察鸡豚，事其尊人惟谨。诸弟窶贫，君游所得百金尽散之，此其孝友有足称者。昔毛公、薛公藏于博徒卖浆者，卒赖二人危言以感魏公子。彼能为人谋者，能自为者也。以余所观鲍君，盖毛、薛隐而有得乎藏用雌守者非耶？嗟乎，鲍君非弈士也！

——选自《明文海》

## 《仙机武库·序》

明·董中行

### [题解]

这是明代棋谱《仙机武库》的序言。《仙机武库》（成于崇祯初年）的辑者陆玄宇父子将“百年苦心”所积之资料汇

编成书，过百龄又为之“笔削主裁”，遂成明代不可多得之名谱。

《仙机武库》序言的作者董中行，生平事迹不详。仅知其为明末云席人，与过百龄同时。其“自序”中云“余不善弈而喜谱弈”，则知董亦棋界中人也。全篇比较弈作为“技”与其它技之区别，历述《仙机武库》之成书经过，并对书名中之“仙机”有精妙绝阐发：“镜于至精，达于至变，而入于至神者”庶几可知棋之“仙机”矣。

弈者，心灵机巧之所泄也。据一枰之垒，邈有万里之形。拈两指之兵，恍发千钧之弩。至忘寢室，从之何物。野狐驱人，郑重若是。曰：此世事之小影，性命之别情。麟阁未设色之白图，大将不血刃之虚战也。语云：善博弈者，智不远。余嗤之曰：智不远者，正不可不善弈。古今当局家，按彼己情形，识取舍大势，着着居先，无貽后悔，不屑屑于趋，野作活者，能有几人。大抵躁而不沉者败，懦而无断者败，愒而自用者败。掣国土之肘，而禁持之者败。夺可见之功，而旁代之者败。业败矣，不南猿是反，犹介介焉咎前人布局之未工，委一时力命之弗凑，不乃为卓柯樵子所笑。

弈，一技也，与诸技有异。上则名画法书，拈词填曲；下则调箏弄管，舞袖歌喉。靡不骄矜，掩人之长，虽巧拙大较，自有定评。当其争悬殊于杪忽之间，据胜场于螻螟之睫，能引分自抑者盖鲜。子敬之捉笔也，而子欲过父；太宗之运戈也，而君欲掩臣。岂非伎俩无言，随人臧否耶？棋则不尔。胜实胜，败实败，疆场之事，一彼一此，胜多败少，定谢劣名，单子半先，緇铢不爽。斯非大圣人留兹一技，以域人夸诩无恒之思，消人懋，伎予雄之习。俾知位置有定，如商君法，如孙武令，断不容少假欤。棋不能使人人为国手，能使国手不为对局之低手所败，不为观局之险手所